

唐代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考

嚴耕望

目次*

引言

- (一) 松州南通成都驛道
- (二) 松州東北通散關驛道
- (三) 松州北通洮水流域兩道
- (四) 松茂東通東川兩道
- (五) 松州西北出甘松嶺通吐渾、青海道

唐代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

引言

水經注三六青衣水注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是隴西地區踰岷山脈南至岷江流域，早有通道。至南北朝時代，岷山、雪嶺地區為西域吐渾交通南朝之孔道，北周更極力經營，開置州縣；隋唐承之，乃能真正控制此一區域。會吐蕃強盛，此地區遂成為重要戰畧地帶，屯軍運糧，實為要政。陳子昂上蜀川安危疏（陳子昂集八、全文二一一）云：

「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疑有奪譌）又上蜀川軍事疏（同上）云：

「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聞松、潘等州屯軍

*原文凡七節。其第六節茂州西北出蓬婆嶺通吐蕃道，第七節茂州西南出滴博嶺通吐蕃道已合編為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刊見本學報第一卷。

數不逾萬，計糧給餉，……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斛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若準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

按此二疏皆上於武后時，然為先後兩事。前者因廢同昌軍而發，軍屯在松、扶；後者議改變通軌軍運糧制度，軍屯在松、潘。俱見唐室重視此區軍事價值，不惜發動劍南龐大人力以通糧運。杜工部在蜀，其詩屢及西山軍事，亦常涉糧運。如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云：「運糧繩橋壯士喜。」（詳註卷一〇。）西山三首云：「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又云：「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卷一二。）俱見西山資糧運輸之重要。是則此地區雖極險阻，然交通運輸必仍相當發達。惟唐中葉以後，此地區什九陷蕃，史家記述遂多殘闕，且病疏誤，後世學人自更糗糊。楊守敬繪唐地理志圖，此一地區誤謬不堪，良有以也。至於交通路線，更歷千載無復人知矣。茲綜合各方面史料為之詳考，乃知此區有驛道，東北通散關，東南通成都，驛道兩側諸道輻射四達。故盛唐時代能大量運輸資糧以支援邊防駐軍也。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松州南通成都驛道

松州至成都道，中經翼州、茂州、灌口與彭州。灌口以上大抵沿汶水（岷江）東岸行。至明、清時代之官路及近代擬議中之公路仍略循此線。

通典一七六茂州通化郡目述其至兩京道里云：

東北取臨翼（翼州）、交川（松州）兩郡，去東〔西〕京二千三百六十四里。

南取蜀路，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

東北取臨翼、交川郡，去東京三千一百十里。

寰宇記七八有第二條。又云「東北取臨翼、交川兩郡至長安二千一百四十里。」是松、翼、茂至成都為一通道無疑。又元和志（卷三一、三二，岱南閣叢書本，參考證引官本），松州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翼州南至茂州一百二十里，茂州東南取灌口路至彭州三百七十里，彭州東南至成都府一百里。寰宇記（卷七三、七八、八一），松州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翼州南至茂州一百二十里。松州東南至茂州三百里。茂州東南取灌口路至彭州三百七十里（此據彭州卷。茂州卷，脫「七十」），東南至成都府四百七十里。彭州東南至成都府一百五里。是松、翼、茂通成都道，中經灌口、彭州也。唐會要九九南詔蠻（參舊一一七崔寧傳及一九六吐蕃傳）：「大

曆十四年十月，吐蕃率南蠻衆十萬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又蜀檣杪上，張道古在蜀，兩貶茂州，皆道經灌州玉壘關。卽此道矣。此道惟松州在汶水上源之西岸，其餘翼、茂二州及灌口皆在汶水東岸。彭州更在江水以東地區矣。則此線交通大抵沿汶水東岸而行可知矣。

蜀中廣記三一邊防記松潘衛條引四夷考述松潘東西南北之通道云：「惟是南通疊、茂、威、灌。」此正爲唐之通道。本條又述南路關堡云：

「南路：經略志云，松潘以南，紅花屯、熊楨屯、西寧關、小屯堡、安化關、鎮華堡、新塘關、艾蒿堡、歸化關、北定關、蒲江關、平夷堡、金瓶堡、鎮平堡、鎮蕃堡、靖夷堡、平定堡，（天下郡國利病書六五有此段，但有數字之異。）凡十有七處，抵疊溪界。……歸化關，志云在司南百里，……地形險要。上至西寧，下至鎮江堡。……歸化上七里爲龍輶堡，龍輶上十里爲新鎮堡，新鎮上十里百勝堡，百勝上五里爲安化關，安化上七里爲雲屯堡，雲屯上八里爲西寧關。志云在治南三十里。（按與上文百里之數不符。）西寧上八里爲雄溪屯（卽上文之熊楨屯？），則南路之首也。……歸化下十二里爲北定關，……北定下十有一里爲鎮江關。……鎮江下四里爲平番堡，平番下八里爲平夷堡。其地寬平，僅容千騎，爲四十八寨飲盟插血之地，卽黃沙壩矣。……鎮平關上七里爲金瓶堡，金瓶上六里爲平夷堡。鎮平下七里爲鎮蕃堡，鎮蕃下八里爲靖夷堡，靖夷下八里卽平定堡也。平定下八里爲永鎮堡，係茂、松二鎮交易處。」

此述明代松潘以南至松、茂交界處之關堡路線甚詳。今檢國防院圖，自北而南有西寧關、歸化、北定關、鎮江關、金瓶崖、鎮蕃堡、平定關、永鎮，皆在岷江東岸，爲擬議中之公路所經。又紀要六七茂州雞宗關係引志云：

「茂州南路有遷橋墩、黎園頭、白水墩、鹽盔頭、獨腳門樓、瞰遠墩、四顧墩、羊毛坪、五星墩、文鎮撫村、大宗渠、石鼓村、七星關、雁門堡、青坡堡，而達於威州也。」

此述明代茂州南至威州之墩堡路線亦甚詳。檢國防院圖，茂、威間有大宗渠及文鎮關，亦在岷水東岸，爲擬議中之公路所經。然則明代自松潘以南此路交通情形與今日無異。皆緣岷水東岸行也。以形勢論之，殆卽唐、宋舊道無疑。就此里數核計，松潘南至西寧關三十里，至歸化一百里，至平夷堡一百三十五里，地寬平，至永鎮堡一百七十九里。下文引元和志，交川縣在松州南三十四里，則當在

今西寧關地區，翼州治所衛山縣在松州南一百八十里，當即今永鎮地方矣。

當唐盛時，此道置驛。其後仍稱為官道。

唐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餘關有驛道及四面關無驛道者為中關。」本注：「中關一十三。」彭州蠶崖關其一也。按蠶崖關在灌口北此道上，詳後蠶崖關係。是此道在開元時代實置驛為驛道也。蓋為國防而設。又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風俗形勝目引淳熙五年胡元質奏云：「威、茂兩州即灌口之障蔽。……州城孤立於外，而蕃番部落周分環據，二三百里之間，官路僅通一線，以達於兩州。」是至南宋，此一線交通仍保存，稱為「官道」，即舊驛道也。

今考其行程如次：自松州治所嘉誠縣（今松潘縣）沿汶江南行，三十四里至交川縣（今西寧關南地區），隨置關官。

隋書地理志，汶山郡有交川縣，「開皇初置，有關官。」是當為通道所經。檢元和志三二松州，交川縣北至州三十四里。寰宇記八一，作二十里。今從元和志。寰宇記云：「以其地通胡越，道路東西相交，故名縣焉。」按縣名交川，當為川流交會處，疑在岷水沿岸，當通道也。一統志松潘廳卷古蹟目：交川廢縣，「衛志，在衛南五里，即今紅花屯。」若唐之松州果在今松潘，則交川縣當在廳南三十里之西寧關地區，非紅花屯也。

又南八十六里至峨和縣，當大江之西，其南有石白戍（蓋今北定關、鎮江關地區）。

新一五八章梟傳：贊普寇靈、朔，破麟州，詔梟深入以撓虜。梟遣兵數道並出。其一路，「高倜、王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是峨和為通松州道所經。考元和志三二，翼州有峨和縣，「東北至州六十里。」「縣在石白戍北，大江之西也。」是在州之西南。然同卷，翼州治所衛山縣，有「石白戍，在縣北六十里。」是戍在州北也。與前條方位不合。檢寰宇記七八，翼州有峨和縣，在州北六十里。是石白戍果在州北六十里不誤。戍北為峨和縣，元和志峨和縣條「東北」當為「東南」之誤耳。按通典一七六，松州交川郡南至翼州臨翼郡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三二，寰宇記七八，方位里數皆同。峨和縣既在翼州北六十里，則在松州南一百二十里，即交川縣南八十六里也。就前引明代關堡里程比勘之，蓋今北定關、鎮江關或稍南地區。

又據此傳，清溪亦為通松州道所經。檢新志，翼州有五鎮兵，其一清溪。是清溪

亦在翼州境。又元和志三二，翼州翼水縣，在大江東岸，北至州六十里。「周於此置龍水縣，屬清江郡。開皇三年改爲清江縣，罷郡以縣屬翼州。十八年又改清江縣爲翼水。」按此縣位置，約當今黑水入岷江處南一二十里之岷水東岸。（詳下文。）疑清江即清溪，亦即今之黑水耶？

又南二十三里至笮橋，架江水上。又南三十七里至翼州治所衛山縣（今疊溪附近，或更東北之永鎮堡）。

元和志三二翼州，衛山縣在郭下。「笮橋在縣北三十七里，以竹篾爲索，架北江水。」按翼州北至峨和縣六十里，則笮橋北至峨和應爲二十三里也。架北江水上，當即梁渡岷江者耳。

蜀中廣記七，「翼州今疊溪所。」同書三二，疊溪，「唐翼州城在治南。」一統志松潘廳卷古蹟目，廢翼州「在廳南疊溪營西。」又引明統志，「翼州城在疊溪所城南，衛山廢縣在所西五里。」今觀地圖，疊溪當松潘、茂縣間而稍偏南，在岷江東岸，西對松平溝入江之口，正當其地也。然據前引蜀中廣記三一松潘衛條轉引經略志之里數計之，當在永鎮堡。去疊溪固亦不遠。

又南四十里至合江鎮，當安戎江（今黑水）入岷江處，爲入棲鷄川、平戎城道口。

新志，翼州有合江守捉城。元和志三二，眞州「在合江鎮西一百二十四里。」檢一統志茂州卷古蹟目合江城條引元統志，「合江鎮在茂州北八十里。」又引舊志：「合水在疊溪所南五十里。爲（爲字衍）汶水北自松潘界來，爲（爲字衍）黑水西自生番界來，合流於此，…或謂之合水，亦謂之合江，唐置守捉城於此。」是合江鎮在茂州北八十里，即在翼州南四十里也。當黑水入岷江處，故以合江名。黑水，唐名安戎江，合江爲西通棲鷄川平戎城之道口；皆詳第六節茂州西出平戎城通吐蕃道考。（此節已抽編入唐代茂州西通吐蕃兩道考，刊本學報第一卷。）

又南二十里至翼水縣，在岷江東岸。

元和志三二翼州，翼水縣「北至州六十里，本漢蠶陵縣之地。」寰宇記七八，同。元和志又云，「大江水經縣西二百步，翼水出縣南。」是縣城在江水東岸，當爲大道所經。地在州北六十里，而合江鎮在州北八十里。是縣在鎮南二十里也。

又南六十里至茂州治所汶山縣（今茂縣），在汶江東二里，漢汶江城南三里。爲西夷交會之地，故隋有會州之名。

通典一七六，翼州臨翼郡南至茂州通化郡一百二十里。元和志三二及寰宇記七八

皆無異說。是翼水至汶山縣六十里也。元和志又云，茂州汶山縣在「郭下」。汶江北自翼州南流經縣西二里。」是縣城在汶江東岸二里處。又元和志云，「汶江城在縣北三里。」寰宇記：「汶山縣，本漢汶江城，屬蜀郡。故城今在縣北二里。」今從志書之。寰宇記七八述茂州沿革云，隋開皇六年，「改爲會州，取西夷交會爲名。」則此地自漢以來皆爲交通要地。

唐代此地當南北驛道，又東經綿州，西經平戎城入吐蕃，故爲重地。大曆中曾置西山防禦使於此，後又爲西山中北路兵馬使所屯駐。

東通綿州詳第四節，西通平戎城入吐蕃，詳第六節（已抽刊於學報第一卷）。故爲四達之地。新六七方鎮表，大曆元年，「置劍南西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廢。」又諸葛武侯祠堂碑陰（八瓊八六）有李廣誠者，具銜爲「中軍兵馬使、兼西山中北路兵馬使、特進、使持節、都督茂州諸軍事、行刺史。」又唐蓋巨源茂州迴車院碑（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風俗形勝目引）云：「號西山中北路。」是茂州當時爲西山中北路之軍事中心地區無疑。

有了郊館，迴車院，當皆爲交通而設。

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碑記目：「張延賞修城記。按董守愚兩路記載：唐大曆十四年吐蕃天下，火焚了郊館。興元元年張延賞重修。其後別駕大夫修建城宇堡壁雉堞。」是此館似在州治。

同書同卷同目又云：「唐迴車院碑，唐刺史蓋巨源撰，大中十三年立。」又同卷風俗形勝目引唐蓋巨源迴車院記云：「唐號西山中北路。」又云：「土堆高潤，彥多諸珍，岷、沱之源，東注于海。雖節候攸紱，咸若京華，而冉、駝之俗號爲難理。」觀此記述，所謂迴車院者，蓋亦一交通機構也。

又南閣道百里至汶川縣（今汶川縣東北故威州城南古城坪），西臨汶江。縣北九里有七盤坡路，蓋亦通道所經。

元和志三二茂州，汶川縣「北至州一百里。本漢縣虎縣地也。梁於此置汶川縣，縣西汶水，因以爲名。」寰宇記七八茂州汶川縣條略同。而云「南北里，並是閣道。」「北」當爲「百」之音譌，是此百里間多棧閣也。今地見一統志雜谷廳卷古蹟目。

又寰宇記同卷同條云：「七盤山在縣□□里，有七盤路。」脫兩字。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景物目七盤山條引寰宇記作「在汶川縣九里。」亦脫方位。一統志茂州

卷山川目有七盤山，「在汶川縣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汶川縣北九里，有七盤坡路。唐大曆中，吐蕃入寇，官軍追敗之七盤，即此。」是唐世七盤之名在縣北九里。今地在縣北三十里也。紀要六七茂州汶川縣條，略同，惟不引寰宇記。按通鑑二二六，大曆十四年，「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畧）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舊一一七崔寧傳略同。又舊一二二曲環傳：「大曆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上（德宗）初嗣位，吐蕃大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新傳略同。紀要、一統志所指即此事也。蓋得之。胡三省以巴州七盤縣為說，非矣。

又縣東北三里有玉壘山坂，西臨汶水。有繩橋架汶水上，蓋西通維州之道。

元和志三二茂州汶川縣條又云：

「玉壘山在縣東北四里。」

「繩橋在縣西北三里，架大江水。篾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夷人驅牛馬去來無懼。今按其橋以竹為索，濶六尺，長十（？）步。」

按玉壘山始見於漢志，在蜀郡虜縣。華陽國志三，望帝以「玉壘、峨眉為城郭」是也。至元和志始詳記其地望。寰宇記茂州汶川縣，「玉壘山在縣北三里，又有玉壘坂，其下汶水經焉。謂之玉輪江。」此又較詳。是玉壘山坂實西臨汶江也。衡之繩橋位置，南北通道蓋沿汶江東岸而行，玉壘山坂在道東，繩橋在道西，跨大江水上，蓋以通維州地區者歟？水經注三三江水注：「湔水……出綿邈道，……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按唐汶川縣即古汶山郡治。則元和志之繩橋蓋即酈注之笮橋歟？至於通典一七六、寰宇記七八所見茂州繩橋，疑泛言此路之繩橋。如為特指之繩橋，亦在桃關，非此橋也。詳下條。

縣南八十二里至故桃關（今圖有桃關），所謂「遠通西域，公私經過，唯此一路」者也。亦有繩橋。

新志，茂州汶川縣「有古桃關。」不具方位。通典一七六茂州汶川縣，「故桃關，公私經過唯此路繩橋。」元和志三二茂州汶川縣，「故桃關在縣八十二里，

遠通西域，公私經過，唯此一路。」寰宇記七八茂州汶川縣「故桃關在縣南，入蠻界公私之路俱從於此。有繩橋方渡。」是桃關在汶川縣南八十二里，有繩橋，爲通西域之唯一孔道也。復考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此似在元和志所記桃關之南頗遠，然亦有卽爲一地之可能。而紀要六七，茂州有桃坪關。「在州東北，亦爲桃坪堡，卽古桃關也。」下引元和志文。又一統志茂州卷關隘目，「桃關在汶川縣南三十里。」則皆非唐舊關矣。

又南五十五里至濕坂。

元和志三二茂州汶川縣，「濕坂在縣南一百三十七里，嶺上樹木森沈，常有水滴，未嘗暫燥，故曰濕坂。」按水經注三三江水注：「江水……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溼坂，江稍大矣。」是此地既以坂名，又近江流，當爲通道所經也。今據元和志書其里程。元和志茂州沿革條又云：「貞觀八年改爲茂州，以茂滋山爲名。」寰宇記七八作「茂濕山」，舊唐志亦作茂溼山，是也。此與濕坂當非一地。一統志茂州卷山川目有溼坂「在汶川縣南」。下引元和志爲證。（又引元統志作溼凍嶺。）同目又有茂溼山，「在州北十里。」分作兩地是也。而紀要六七茂州茂濕山，「州北十二里。……益州記，江至濕坂而稍大，卽此也。」是混二地爲一地矣。

又南二十八里至蠶崖關，周武帝置。爲開元時代十三中關之一。「江山險絕，鑿崖通道。」關外置市，爲熟羌定期前來貿易之所。

導江縣有蠶崖關，見通典一七六。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四面關無驛道者，及非四面關而有驛道者，爲中關。中關一十三，彭州蠶崖其一也。足見此關之地位。元和志三一彭州導江縣：「蠶崖關在縣西北四十七里。其處江山險絕，鑿崖通道，有如蠶食，因此爲名。漢於此置縣，後廢。」寰宇記七三永康軍導江縣目亦云，「關在縣西北四十七里。」（蜀中廣記六引方輿勝覽作五十里。）「周武帝天和二年立。」按通典一七六，彭州西北至茂州三百七十里，至茂州汶山縣二百七十里。元和志，彭州「西北取灌口路至茂州三百七十里。」寰宇記與元和志全同。則汶川至彭州亦爲二百七十里。（記另條作二百七十四里，無大差異。）志又云，導江縣「東至州五十八里。」（記作六十里，亦畧同。）則關東南至彭州當爲一百零五里，北至汶川當爲一百六十五里，卽濕坂至關二十八里也。一統志茂州卷關隘目：「茶關在汶川縣南一百四十里，一名蠶崖關。」是古今里數仍不相遠。蜀中

廣記六引志云：「關當（灌）縣西岷江之北，松、茂驛路之衝，周武帝天和二年創立，石路巉稜如簇蠶，因名。」蓋自若爲驛路之衝也。

蠶崖又爲蕃夷貿易之主要場所。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四市（白孔六帖卷八三）：

「金部格云，勅松、當、悉、維、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以後卽來彭州互市易，法司差上佐一人蠶崖關外依市法致市場交易，勿令百姓與往還。」

是蠶崖關外有政府規定之市場，以便松、當等州蕃夷定期前來市易也。全唐文九八一有對熟羌市易判。序云：「當州熟羌，十月來導江縣市易。按察使科彭州刺史罪。訴云並蠶崖外。不伏。」判云，「當州導江，江山雖間，貿絲抱布，來往是常。」此卽據金部格而言者。蓋熟羌有入蠶崖關進行市易者，故按察使科刺史罪，而刺史辯稱仍在關外也。俱見此地爲蕃夷貿易之主要場所。通鑑二〇五萬歲通天元年紀考異引御史台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可見吐蕃重視益州通市，殆卽此市也。

又南二十一里至灌口鎮，開元中置鎮靜軍。

灌口鎮亦見通典一七六。元和志彭州導江縣條云：「在縣西二十六里，後魏置。」寰宇記七三，永康軍「今理灌口鎮，本彭州導江縣灌口鎮地。唐貞觀十年立爲鎮靜軍。」新志，「彭州導江縣，有鎮靜軍，開元中置。」置軍年代有異。輿地紀勝一五一永康軍，云：「（唐）太宗於灌口鎮地立爲鎮靜軍。唐末王氏、孟氏…易名灌州。」是從寰宇記。而一統志成都府卷沿革目，從新志作開元中。衡以唐代軍制，當以開元中置爲可信。舊一四〇韋臯傳，貞元末，韋臯數路出兵擊吐蕃，其第一路兵「鎮靜軍使陳泊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卽此軍也。鎮軍疊置，俱見地位之衝要。按導江東至彭州五十八里，西至灌口鎮二十六里，則灌口東至彭州八十四里，西北至蠶崖當爲二十一里也。

灌口鎮西，兩石對立，稱爲天彭關，關北亦有玉壘山。唐末於鎮城西門立玉壘關，蓋卽因山受名。

通典一七六，彭州導江縣「有汶山，有玉壘山，灌口山。山西有天彭關，兩石對立如關。秦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作堦以灌田，大獲其利。」元和志三一彭州導江縣：「灌口山在縣西北二十六里。漢蜀文翁穿渝江溉灌，故從灌口名山，又灌口山西嶺有天彭關，亦曰天彭門，兩石相立如關，故名之。」觀寰宇記七三所引李膺益州記與楊雄蜀記，殆卽通典、元和志所本。觀其里距，則灌口山、天彭

關即在灌口鎮之西側無疑。而與地紀勝一五一永康軍景物目又有玉壘關，「軍城正西一隅距玉壘關而止。永康續志云：『軍城門曰玉壘關，係夷人往來之衝。』」又碑記目有玉壘關碑，「唐大中十一年白敏中帥蜀日建關，旁有大碑，即幕府陳可度頌公德之碑。」則此關在唐時已建，即灌口鎮城之西門也。是即天彭關之地矣。又按元和志又云：「玉壘山在（導江）縣西北二十九里。」則此玉壘山，即在關北近處，故即因名之耳。（註一）

又有羊灌田守捉城，蓋亦在灌口以西不遠處歟？

舊一五一高崇文傳：「劉關兵敗，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啓之。崇文遣高震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關自投岷江，擒於湧湍之中。」通鑑二三七，略同。檢新志，彭州有羊灌田守捉城。紀要六七云在灌縣西。一統志成都府卷古蹟目，亦云灌縣西。又引華陽國志，「李冰自湔堰分穿羊摩江、灌江。」是當因二江溉田而名歟？當去灌口不遠。劉關至此投岷江，當在驛道上或其附近也。

灌口鎮當四川盆地西北部盆壁與盆底交接處，由崇山峻谷突然降落至廣大平野，故亦為此路交通狀況之一大分野處。灌口以上數百里間道路既循汶水河谷而行，此段河谷深峻，多飛瀑；人馬行道上，蓋如在甬中，故古人有井陘之譬。

灌口以上道循汶水河谷，已詳前考。又元和志三一彭州導江縣云：

「灌口鎮……後魏置。自觀坂迄于頃山，五百里間，兩岸壁立如峰，瀑布飛流，十里而九，昔人以為井陘之阨。」

按觀坂即在灌口，檢同書灌口山條尤明。輿地紀勝一五一引元和志此條，「觀坂」即改作「灌口」。而「于頃山」，作「千頃山」。按此道中不見千頃山之名。檢元和志，翼州治所衛山縣，有「七頃山，一名落目山。此路山巖峻阻，平

註一：按玉壘山，前考汶川縣東北有之。並此是兩山矣。又蜀中廣記七引宋熙寧二年文同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云：「由玉壘南下過管，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太平渡，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州之汶川，有地曰柘平……。」是汶川縣北又一山，並前引為三矣。復檢蜀中廣記六灌縣：「志云：玉壘山去縣三百里，眾峰叢擁，遠望無形，惟雲表崔嵬稍露，山石瑩潔可為器，亦砮砮之類。唐貞觀初關於其下，名玉壘關，亦曰七盤關，乃番夷往來之衝也。」按此玉壘關似指汶川縣之玉壘關而言，則三百里當作二百里。然古籍無汶川玉壘置關之記載。若謂「百」為衍文，是即指灌口之玉壘而言，然此處既無七盤之名，而關又非貞觀時所創，疑莫能明也。

地唯有七頃，因呼爲七頃山。」一統志松潘廳卷山川目，「七頃山在廳南疊溪營西。」即元和志之七頃山也。寰宇記七八衛山縣條云：「隋改爲翼斜縣，治七頃城。唐貞觀十七年移理七里溪。」則此處地多以「七」爲名，「頃」必「頃」之形譌也。又按灌口北至茂州近三百里。翼州衛山縣在茂州北一百二十里。是灌口北至七頃山已逾四百里，固得號稱五百里。則元和志此條之頃山當即指衛山之七頃山而言。蓋七頃山以上松州地區，已是高原，復漸平坦矣。

至蠶崖、灌口地區，江山險絕，而扼西山諸州軍之走集，唐人進出，番夷貿易，皆以此爲噤喉，故重關禁防，軍鎮疊置。

蠶崖、灌口當唐對西山用兵進出之口，杜甫西山三首有云：「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詳注一二）正謂此區爲用兵運糧之入口。至於蕃夷入寇，宋人胡元質奏云：「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扶、文；南詔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出灌口。」（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風俗形勝目。）按唐會要九九南詔蠻：「大曆十四年十月，吐蕃率南蠻十萬衆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掠方維、白墳；一入黎、雅，過邛邛。」（舊一一七崔寧傳、舊一九六吐蕃傳皆同。）此其證。是唐中世已然，非至唐末也。綜觀唐史，吐蕃入寇劍南，恆以此道爲主要途徑。再觀蕃夷和平貿易更以此一地區爲最主要市場。此於前蠶崖關係已述之。宋史三一五韓億傳：仁宗時，「知益州，……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覬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是則灌口、蠶崖互市官場至宋初仍承之也。唐、蕃間之軍事行動及商業貿易既皆以此爲重要地區，輿地廣記三〇云：「導江縣有蠶崖關，以扼西山之走集。」宋神宗云：「永康軍正控西山六州軍隘口。」（輿地紀勝一五一永康軍風俗形勝目引郡縣志）是也。故在唐世，此地已鎮軍並置，重關禁防矣。宋改鎮靜軍爲永康軍，見宋代各地志。而蠶崖關與玉壘關則沿存未改，見宋會要方域一二之四關襍錄條。蓋朝代雖易，而形勢未改也。

而此道數百里間交通建設之特點厥爲棧閣與繩橋並施。蓋秦蜀交通建設之特點爲棧閣，西山交通建設之特點爲繩橋。此道既處兩區之交，江山險峻，故兼有之。而繩橋尤爲注目，故茂州古有繩州之稱焉。

前引寰宇記七八，茂州汶山縣至汶川縣百里之間「並是閣道。」足見棧閣之多。又蜀中廣記六灌縣條引古今集記：「縣西十里有虛閣棧道。二十五里有石筭閣道。」

三十里有龍洞閣道。」亦見古閣道之多。至於繩橋，尤爲此路交通之顯著特點。杜詩涉及劍南西山者至少三次提到「繩橋」。例如：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運糧繩橋壯士喜，……。」（詳註一〇）

對雨：「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詳註一二）

寄董卿嘉榮十韻：「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仞雪，卻背五繩橋。」（詳註一四）（註二）

據此，繩橋當爲此道上之特殊交通建設，故杜氏引以爲言也。考唐世松、茂、灌口道中，繩橋可考者至少有三，並詳前文。而寰宇記七八茂州沿革條：「梁普通三年置繩州，取桃關之路以繩爲橋，因作州稱。」則以繩爲橋乃此一地區之特殊建橋方法，或建置特別多，故州亦以繩名矣。

繩橋之法，前於汶川繩橋條引元和志言之頗詳。又蜀中廣記七云：

「繩橋之法：先立兩木於水中爲橋柱，架梁於上，以竹爲絙，乃密布竹絙於梁，繫於兩岸，或以大竹落盛石繫繩於上，又以竹絙布於繩，夾岸以木爲機，繩緩則轉機收之。智猛法師所謂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是也。又有度索尋橦之橋，大江水峻極如箭，兩山之脇，繫索爲橋，中剖木爲橦，拴繫行人於上，以手自緣索，到彼岸，則旁有人爲解其系，尤極危險。陸游詩，度索臨千仞，梯山躡半空，卽此。」

又一統志茂州卷津梁目云：

「鈴繩橋，在汶川縣西一里，跨大江，長四十八丈，闊八尺，繩圍一尺五寸，左右各四闌以翼之。橋兩柱高六丈，東西建層樓，樓下有立柱轉柱。立柱以繫繩，轉柱以絞繩。」

此雖明、清記述，但可與元和志合看，建置方法蓋不相遠。余曾遊灌縣，觀其地索橋規制仍是唐、明舊法也。至於蜀中廣記所述度索尋橦，在唐亦已有之。唐獨孤及笮橋贊：（蜀中廣記六引）「相引一索：人綴其上，如猱之縛；轉帖入淵，如鷲之落；尋橦而上，如魚之躍；頃刻不戒，實無底壑。」是其證。

註二：五繩橋，仇注引元和志云：「篋索五條。」按今本元和志及輿地紀勝引元和志皆作四條。仇注誤引。然不害肅代時代之可能爲五繩也。

鎮西南亦有白沙索橋。著名水利工程犍尾堰即在此地區。然皆非此篇所考之驛道所經矣。

寰宇記七三，永康軍導江縣有索橋。按輿地紀勝一五一永康軍景物目，「白沙水在導江縣西三十餘里。李膺記云：『玉女房五里有白沙溪。』……又有白沙繩橋，過崇德廟十里地名白沙戍，以江濶水湍，故造繩橋以濟居民及威、茂兩州往來者。」當即寰宇記之索橋歟？又蜀中廣記六灌縣：「志云，縣西二里有橋曰珠浦，即索橋也。其制，兩岸塹石爲穴，犍石爲籠，夾植巨木，屹砥湍流，編竹繩跨江，橫濶一丈，離水面五尺，長百二十丈。方輿勝覽云，繩橋……在永康縣西八里。范成大過青城題索橋詩（按石湖詩集一八作戲題索橋）：織簞勻鋪面，排繩彊架空，染人高曬帛，獵戶遠張罟，薄薄難承雨，翻翻不受風，何時將蜀客，東下看垂虹。」按此所寫即灌口西之唐、宋古橋也。余嘗親登此橋，觀賞甚久，乃灌口向西南行之橋，不在茂、彭道上。觀范成大詩，亦然。

寰宇記七三，導江縣有「都安堰，一名湔堰。又有犍尾堰。按水經注三三：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壩，壩有左右口，謂之湔壩。」而元和志三一，彭州導江縣，「犍尾堰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而不記都安堰。蓋唐犍尾堰即古都安堰，一名湔堰者，犍湔一音。寰宇記兩記之，誤矣。

灌口以東道行平地，無復前述之特別景象。計其里程，二十六里至導江縣。

鎮在縣西二十六里，見前引元和志。寰宇記云，導江縣在永康軍（即唐灌口鎮）東一十八里。與元和志不合。然記又云：「望帝祠在（導江）縣西二十六里灌口鎮。」據元和志，「望帝祠在灌口鎮城內。」是又與元和志里數相同。今從志。又東五十八里至彭州（今彭縣）。

元和志三一彭州，導江縣「東至州五十八里。」九隴縣「西至州郭下二里。」寰宇記七三，彭州，「西至永康軍導江縣六十里。」蓋宋初彭州已移東二里治九隴縣也。

又東南四十里至新繁縣（今縣）。又三十里至沱江驛。又三十里至成都府。

元和志，彭州「東南至成都府一百里。」而寰宇記作一百五里。按茂州至彭州三百七十里，寰宇記無異說，已詳前考。寰宇記七八，茂州「東南至成都府四百七十里。」則彭州至成都仍當爲一百里也。觀於地圖，彭州至成都必經新繁。元和

志三一成都府，新繁縣「東南至府六十里。」寰宇志七二，同。則彭州至新繁四十里也。

沱江驛，唐彥謙有奏捷西川題沱江驛詩（全詩十函五冊）。通鑑二五二，咸通十一年紀，南詔寇成都，宋威往救，「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胡注：沱江驛在成都府新繁縣。」按此一地區，置縣甚密，新繁東南有新都縣，西南有郫縣，皆不遠，驛屬新繁，而去成都僅三十里。則必在新繁至成都府道上，相去各三十里也。

又犀浦縣在成都西北二十七里，亦當成都通灌口驛道，則由沱江驛南經犀浦至成都。然亦可能別一驛道也。

九國志七申貴傳：「責授貴維州司戶參軍，馳驛發遣。至牽浦，賜自盡。」蜀檮杌下述此事，同。是由驛道至維州也。按九國志此條輯自永樂大典卷一八一三六。「牽」旁小字注作「犀」。是成都通灌口驛道又當經犀浦也。檢元和志，犀浦縣東至府二十七里。蓋在沱江驛之南三里歟？然此區平原，亦未嘗不可能為另一道通灌口也。

（二）松州東北通散關驛道

由茂、松向東北行有官道達京師，當唐盛時，且置驛。

通典一七六茂州通化郡節述四至云：

「去西京二千七百四里。（此當取蜀路）

東北取臨翼、交川兩郡去東（西）京二千三百六十四里。

南取蜀路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

東北取臨翼、交川郡去東京三千一百十里。」

按東西京相去八百五十里。第二條「東京」顯為「西京」之譌。則茂州東北取翼州、松州至京師亦為一大道也。置驛詳下條。

考其所經，蓋由松州東北行約一百七十里至扶州之鉗川縣，在白水（今白水河，又名文縣河）北二十八里。此路南段當即松州東通龍州之第一段，經今雪朗關、風洞關，至紅崖關地區而分歧，東南至龍州，東北則至鉗川也。鉗川又東沿白水約九十里至毳毳驛。又東四十里至扶州治所同昌縣，在白水東岸（今甘肅文縣西百數十里）。又東沿白水一百里

至帖夷縣，在白水北岸。又東六十里至文州治所曲水縣（今甘肅文縣）。

元和志二二扶州，「西南至松州驛路三百三十里。」是松、扶路置驛也。關於里數，元和志松州目云：「東北至扶州三百里。」（守山閣本脫此條，今據官本。）有三十里之異。檢通典一七六松州目及扶州目皆作三百里，方向同。武經總要前集一九，亦作三百里。而寰宇記八一，松州東北至扶州三百三十八里。又微有異。然相差不遠。今據通典及元和志官本書為三百里。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大曆十四年，吐蕃入寇，一道過扶、文。是由扶州至文州為一通道。通典一七六，扶州東南至文州一百六十里。元和志二二，扶州東北至文州一百六十里。是二書里數無異說，惟方向小異耳。寰宇記一三四，文州「西至扶州鎮蕃界一百五十五里。」扶州鎮即唐之扶州所廢置者。（曲水縣條。）亦僅五里之異。則一百六十里之說為可信。

松扶間、扶文間之里距既定，今進而論其詳。舊六一竇軌傳：「（武德中）党項寇松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谷渾之衆，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力戰走之。」通鑑一九一，武德七年七月「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甲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摩鎮，破之。」此二條殆書一事。則扶州至松州當經鉗川也。檢元和志二二，扶州有鉗川縣，「東至州百三十里。」「白水經縣南，去縣二十八里。」紀要五九文縣目，「鉗川城在同昌城西南百五十里。」按同昌城即故扶州。里距亦略合。白水即今白水河（又名文縣河），其上流蓋古有鉗川之名。是則蓋由松州東北踰山嶺至白水上流之鉗川縣，其里距約為一百七十里也。考松州東通龍州道，係溯松州東北岷水一支流經今雪朗關、風洞關至紅崖關，折而東南循涪水至龍川。另詳第四節。檢地圖，觀形勢，松州經鉗川至扶州之驛道，應即經雪朗、風洞、紅崖而行者，山區置驛艱難，當即一道，由松州東北驛道經今紅崖至鉗川。蓋紅崖地區分路東南至龍州也。

又元和志扶州治同昌縣，「白水經縣西，去縣百步。」帖夷縣「西至州一百里。……白水經縣南，去縣百步。」又東則為文州。則自鉗川縣以東至帖夷皆當略沿白水而行。扶州治所東至帖夷一百里，則帖夷東至文州應為六十里矣。

又寶刻叢編一八文州有唐魏謩驛記。引復齋碑錄云：「額四字全。天寶四年立。」按碑文見於輿地碑記目四文州碑記條，云同昌郡驛碑。本注云：



「毬毬驛在州西四十里。唐天寶四載置。同昌縣主簿趙齊記。有碑。」

按同昌郡即扶州，同昌縣即扶州之郭下縣。此驛在唐世當屬同昌郡同昌縣，故縣主簿爲記，又稱同昌郡驛碑也。宋世此郡已廢入文州，故此碑收入文州碑目耳。此驛既在扶州同昌縣境，則所謂「在州西四十里」者，當指扶州西四十里而言，非文州西四十里也。何者？考武經總要前集一九，文州「西南陸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則文州西四十里，仍爲文州境，非扶州境也。且扶、文兩州治所間尙有一帖夷縣，則此所謂「州西四十里」必扶州治所同昌縣西四十里無疑矣。蓋此「在州西四十里」一語本爲唐代地志扶州目之舊文，王象之襲用之耳，不覺此時已屬文州也。

松、扶間之通道既置驛，且方向正爲東北行，則通典茂州東北取臨翼、交川至京師路正當即取道扶州也。且元和志，松州東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扶州東北至上都一千六百里。相差正爲三百里，亦松州至上都中經扶州之證。此外，松州之東有龍州，松州之北有疊州。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皆不記松、疊間之里程。元和志三三，龍州東(西)至松州三百二十里，東北取利州路至上都一千六百五十里。寰宇記八四，龍州西至松州三百三十二里，至長安里程與志同。則松州取龍、利道至長安當爲一千九百七十八里，與一千九百里之數亦頗異，則松州東北至長安道當取扶州驛路更無疑矣。

又通典一七六，扶州東南(北)至文州一百六十里，去西京千六百一十里。文州去西京千四百五十里。元和志二二，扶州東北至文州一百六十里，至上都一千六百里。文州東北至上都一千四百五十里。則扶州至長安里程亦必取道文州也。

又北二百五十里至武州治所將利縣（今武都縣西北五六十里），在羌水（一名白江，即今白龍江）北二里。

觀地圖，文州東有興州，北有武州（後改階州），東北有成州。由文州去長安不外出此三州。今檢通典、元和志、寰宇記述此諸州之四至，皆無文成間、文興間之里程。僅有文武二州間之里程。三書記載文州北至武州之里距，雖參差，但要以二百五十里爲最正。（通典武州目及元和志文州目皆作二百五十里。其餘作二百一十五里，二百三十里，二百四十里，三百六十里。）前引通典、元和志，文州至西京，皆作一千四百五十里。又檢武州至長安里數，通典、寰宇記皆作一千二百里。元和志作二千二百里，「千」上「二」必「一」之譌。加文武間二百五十里。則文州至

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者，正當經武州也。

唐世，武州治將利縣。元和志三九，武州治將利縣，「羌水一名陵水，經州城南二里。」寰宇記一五五疊州常芬縣目引貞元十道圖云，「成、疊、宕、武四州並置在白江之側，白江即古羌之水。」按羌水即今白龍江。一統志階州卷古蹟目僅云階州西北。無里數。按元和志，武州東六十里有福津縣。一統志，福津故城在階州東南不遠。階州今武都縣。則將利在今武都縣西北約五六十里白龍江北不遠處也。

又東六十里至福津縣（今武都縣東南）。又二百八十里至成州之同谷縣（今成縣）。又東約八十五里至鳳州之河池縣，接散關大道。

武州去長安一千二百里，已見前。其通長安之可能路線有二：其一，北趨中唐以前成州治所之上祿縣，其一東趨唐末成州治所之同谷縣。先言北線。通典一七六武都郡目，東至同谷郡（成州）三百三十里。北至同谷郡四百二十里。同谷郡目，時治上祿縣，南至武都郡三百三十里，東至河池郡（鳳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天水郡（秦州）四（二？）百三十里。東北到天水郡三百里。去西京千三（五？）十里。按鳳州至長安六百里，秦州至長安八百里。是由武州取成州上祿縣路至長安至少一千三百六十里以上。又元和志三九武州目，北至成州三百八十里。又二二成州目，時治上祿縣，南至武州三百八十里。東至鳳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秦州一百八十里。東至上都一千里。是由武州取上祿、鳳州路至長安一千四百三十里，取上祿、秦州路一千三百六十里。（寰宇記，成州已遷治同谷縣。）皆與武州至長安一千二百里之數不符甚巨。再就東道言之。檢通典武都郡目，又云「東北到同谷郡同谷縣三百四十里。（寰宇記一五〇成州目，已移治同谷縣。但四至里數仍採通典書之，故不可用。）又鳳州至長安六百里（此據元和志，通典作五百九十里），由鳳州向西南沿大驛道至河池縣一百七十里（元和志及寰宇記，詳散關鳳興道考）。今檢一統志秦州卷，徽縣西至成縣界五十里。階州卷，成縣東至徽縣界四十里。則成、徽二縣城相距九十里。成縣即唐之同谷縣，徽縣在唐河池縣東北十七里，則唐世同谷東至河池當在八十里至八十五里左右。姑以八十五里計。如此累積武州、同谷、河池、鳳州間及鳳州至長安里數計之，凡一千一百九十五里。與武州至長安一千二百里之數極為接近。則所謂一千二百里者必即此道也。

此道武州、同谷間東西三百四十里。復檢元和志三九，武州有福津縣，在州東六

十里。當在武州至同谷道上。則福津至同谷當爲二百八十里也。此段道路古已通行。且當經福津，別有可證。如北魏書皮喜傳：

「太和元年，劉準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至建安。……進攻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喜遂軍於覆津。……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

按覆津，即唐之福津。又寰宇記一五〇成州治同谷，「州理即楊難當所築建安城也。」則軍由建安城西入，經覆津爲古道也。然則福津同谷道之開關久矣。

唐中葉以後，此道沒於吐蕃，然使命送迎仍頗通行。

吐蕃贊普棄隸踏贊請修好表（全文九九九）：「往者，平論地界，白水以來中間並合空閒。昨秋間，郭將軍率聚兵馬於白水築城。既緣如此，吐蕃遂於界內道亦築一城。其兩國和同，亦須迎送使命。必若不和，其城彼此守捉邊境。」按前考此道自鉗川以東歷同昌至帖夷二百數十里皆沿白水而行，則表所指正是此道。

至五代後唐伐蜀時，蜀所置秦州節度使王承休亦曾利用之以西歸成都。

舊五代史三三唐書莊宗紀，同光三年，唐伐蜀，鳳、興、東川諸州相繼降下。

「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於西川。」通鑑二七三唐同光三年紀云：

「秦州副使安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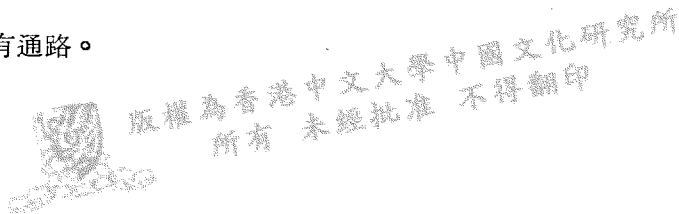
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亦記其事，云兵士及婦孺萬餘口。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出王氏聞見記。）所行即由秦州向南取成、武、文、扶、松、茂道至成都。此役之前，宋光葆曾上蜀主表，有云宜遣「二千人戍扶州，爲秦鳳犄角。」蓋扶州爲通秦鳳大道，故策士有此說，不知其時松扶地區已爲蠻人所控也。

直至北宋，地書仍略存此道之行程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九益利路，文州「北至楷〔隋〕州六十五里（脫「二百」），西南陸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三百里至松州。」此亦正即今考之道路。

（三）松州北通洮水兩道

松州北達洮水流域必有通路。



舊六一竇軌傳云：

「(武德)三年，遷益州道行台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

據通鑑一九一，此事當在武德七年，則軌已在益州任三四年。當由益州出兵也。復軍臨洮，則松州、臨洮間，必有舊路相通無疑。左封屬悉州，在翼州西二百餘里，見元和志。是在松州西南，蓋自臨洮又南旋耳。又通鑑二四六會昌二年紀云：

「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胡注：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緄氏……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尙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川（有些版本作州，蓋州爲正）至松州，所過殘滅，屍相枕藉。」

按渭州治襄武，在今隴西縣（舊鞏昌縣）。是由渭州西南經洮水至松州爲一大通道，陷蕃以後仍爲蕃人進出之要道也。

其路徑當有東西二線。其一，東線。由松州東北驛路三百里至扶州。此即前考松、扶通長安之驛道。由扶州北四百一十里至宕州治所懷道縣。當白江（今白龍江）之濱（當在今西固、羅達間）。又北二百五十里至岷州治所溢樂縣（今岷縣）。

欲考松州至洮水之通路，先當明宕、疊二州之地望。檢通典一七六，宕州懷道郡目云：

「東至武都郡（武州）二百七十里，南至同昌郡（扶州）四百十里，西至合川郡（疊州）二百四十里，北至和政郡（岷州）二百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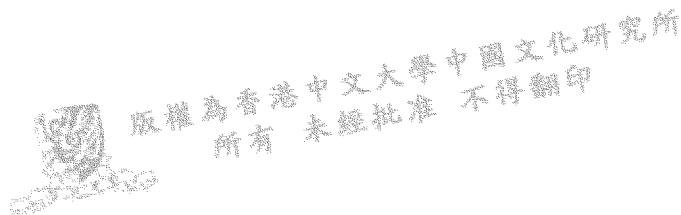
檢相關四郡條，都無異說。元和志三九，宕州東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此據官本，岱南閣本「二」作「三」）。西北至疊州二百五十里。南至扶州四百里（岱南閣本作西南，考證云，西南宜作東南，官本無西字），北至岷州三百八十里。」（檢岷州目，亦作南至宕州三百八十里。）除岷、宕距離外，皆略與通典合。參之寰宇記一五五，通典之說當不誤，疑三百八十里當作二百八十里歟？（一統志鞏昌府卷古蹟目懷道

縣條引作一百八十里。) 又通典同卷，疊州合川郡，東至懷道郡二百四十里，北至臨洮郡（洮州）百八十里，東南到同昌郡（扶州）三百四十里，其南、西及西南至吐蕃界皆不過數十里。元和志，疊州「東南沿流至宕州二百五十里。」「東北至洮州一百八十里。」洮州目亦云，西南至疊州一百八十里。綜此諸條，宕州在岷州南二百五十里，疊州在洮州南偏西一百八十里，疊州東二百四五十里至宕州，又東約二百五十里或二百七十里至武州。又元和志三九，疊州「今州城在獨山上，西臨絕澗，南枕羌水。」羌水即白江，是州在白江北岸也。復考寰宇記一五五疊州常芬縣日引貞元十道圖云，「成、疊、宕、武四州，並置在白江之側。白江即古羌之水。其江南流至利州益昌縣，（與）嘉陵江合。」此白江即今白龍江無疑。此四州皆在白江之側，故元和志云，疊州「東南沿流至宕州二百五十里」也。（寰宇記一五五疊州目，亦云東南沿江至宕州，里數同。）而疊州又稱合川，殆亦即因地當支流入白江處歟？據此推求，唐之疊、宕、武三州皆近臨今白龍江，自西而東略呈等距離排列，疊州在今洮州舊城之西南一百八十里。洮州之南有疊山，唐疊州當在山南沿白龍江之札朶那、鴨崖莊、下江盆地區。宕州在今岷縣南二百五十里，濱白龍江，當在今西固、羅達間。檢元和志三九，宕州治懷道縣，「宕昌故城今爲交和戍，在縣東五十二里。」一統志鞏昌府卷古蹟目宕昌故國條，以爲即宋之宕昌砦，宕昌驛，在岷州南一百二十里，爲宋時茶馬貿易中心之一，殆即今之宕昌鎮。其西數十里正爲西固、羅達地區。

宕、疊二州之地望既明，今試論南北之交通。宕州爲宕昌舊國中心地帶，當爲此一地區經濟條件較優地區。尤當爲此一地區之交通中心。松州向北交通，觀宕州位置當爲所經之地。然唐宋地書無述松、宕間之里距者。前考松、扶間既置驛，則由松州當即取此驛道東北至扶州，轉而北至宕州，再北至岷州，殆可知矣。今觀申報館新地圖，有道由岷縣東南行，至西固之東南兩河口，又南至白水河，沿河東南至文縣。即此道矣。

宕、岷間之交通線，猶可略考。蓋由宕州治所懷道縣東行五十二里至交和戍（宕昌國故城，蓋今宕昌鎮），轉西北，循今白龍江支流之岷江而上，中經良恭縣，踰嶺，又循另一水而下至岷州（今岷縣）。道中山水秀絕。自南北朝時代此道即爲西北商胡通南朝之徑途。下迄宋、金，茶馬貿易仍循此道。

蜀中廣記七名勝記威州目引張舜民畫墁錄云：



「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大山中入棧路，或百十步復出，略崖嶽峯，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考之山水秀絕，天下無有也。」

張氏宋人，是唐、宋時代自岷趨宕，實沿水而行。檢國防院圖，岷縣東南有一水源，向西北流至縣郊入洮水。水源東南隔嶺（申報館新地圖作分水嶺），有另一水源，東南流入白龍江，今稱岷江（非川西岷江）。今有汽車道自岷縣東南循入洮之水而上，踰嶺，復循岷江而下，經宕昌鎮達白龍江。一統志鞏昌府卷古蹟目宕昌故國條以為即唐之交和戍，宋之宕昌砦。又引明統志云：「宕州城在岷州衛南一百二十里，運蜀茶市馬於岷。及金人據洮州，遂置蕃市於此，歲市馬數千，因置宕昌驛，為綱馬憩息之所。」按宕昌雖非宕州所在，然為宕昌國故城，即唐交和戍，宋世此道為茶馬貿易要道，則殊可信。亦即張舜民所稱之沿水而行也。

又太平廣記八一梁四公條引梁四公記云：

「梁天監中，……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白麥麵。王公士庶，皆不之識。……帝命杰公迓之。謂其使曰……白麥麵是宕昌者，非昌壘真物。使者具陳實情，麵為經年色敗，至宕昌貿易填之。」

按此下又云道經北涼。此故事雖未必真實，然宕昌為西域通商南朝之徑途殆不虛，是以有此故事耳。由涼州經宕昌，即取唐、宋時代之岷、宕道無疑矣。岷、宕通道，在唐代前後皆盛行，已如上考。復考通典一七四，岷州和政郡「南至懷道郡（宕州）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懷道郡良恭縣一百一十三里。」（寰宇記一五五同。）又元和志三九，宕州良恭縣，西南至州百一十里。」（寰宇記作州北二百里。）合計里數二百二十三里，亦與二百五十里之數不相遠。疑良恭縣即在今岷江上源，當岷、宕交通之中道也。隋書地理志，宕昌郡領縣三，治良恭，不治懷道。見地良恭位之衝要，亦為當道之旁證。又前引元和志，宕州治所懷道縣有「宕昌故城，今為交和戍，在縣東五十二里。殆即今宕昌鎮，形勢近之。則在今岷江上。是則由宕州治所東行五十二里至交和戍，轉西北循今岷江而上，經良恭縣，踰嶺，循另水而下至洮河之濱之岷州也。」

其二，西線。松州直北三百里至芳州治所常芬縣（當在今達拉溝下流）。又西北一百四十里至疊州治所合川縣，在白江北岸。（當在今包座河入白龍江口地區，札朵那、鴨崖莊、麻固莊等地。）

通典一七六，疊州合川郡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西南及西北到吐蕃界均爲七十里。又松州交川郡，北至吐蕃界九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是松、疊二州即在盛唐時代已中隔吐蕃，不相通也。然前引舊六一寶軌傳，洮州至松州必有通路。又武經總要前集一九云：

「茂州，……州北陸行百五十里至翼州，又二百里至松州，又三百里至芳州。」

是茂、翼、松、芳爲一通道。考通鑑一九〇武德六年紀：「四月，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亦松、芳近鄰相通之證。又寰宇記一五五疊州常芳縣目云：「後周武成元年，西逐諸羌，遂統有其地，乃於三交口築城置甘松防，又爲三川縣，以隸恆香郡。至建德元年，改三川爲常芳縣，仍立芳州，以邑隸焉。取其地多甘松芳草爲名。隋初，州廢而縣存。唐武德二年，又置州於常樂城內爲理。貞觀三年又移松州於芳州城，即常樂城也。神龍元年，廢芳州爲常芳縣，仍隸疊州。」是芳州與松州、疊州之關係甚密切，亦爲有通道之證。又元和志三九，芳州治常芳縣，西至疊州一百四十里。疊州目亦云東南至故芳州百四十里（註三）。又云疊州東到上都一千七百里，芳州東到上都一千八百四十里，相差正爲一百四十里。是芳州至長安實取道疊州。則茂、翼、松、芳一線又北延至疊州亦無疑，且道里可知也。疊州、芳州之今地詳前條及後條之論證。

疊州又北稍東一百八十里至洮州治所臨潭縣（今臨潭縣西南七十里洮州舊城）。又東一百八十里至岷州（今岷縣），與東線合。又東北二百五十四里至渭州治所襄武縣（今隴西縣，舊鞏昌縣）。岷、渭間，開元中置八驛，爲通長安之幹道矣。

通典一七六、一七四，記疊、洮、岷、渭四州里距如下：

疊州合川郡北至臨洮郡百八十里，去西京千七百六十里。

洮州臨洮郡，南至合川郡一百七十九里，東至和政郡百七十六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六里。

岷州和政郡西至臨洮郡一百七十六里，東至隴西郡三百里，東北至隴西郡二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八里。

註三：疊州又有常芳縣，在州東南百二十里。寰宇記一五五，疊州常芳縣在州東南百二十里。並以此即故芳州。無論常芳、常芳是否有譌誤，芳州要在疊州東南百三十里上下，殆無問題。

渭州隴西郡西至和政郡三百里，西南至和政郡二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五十三里。

此諸里程甚完整無參差，核計每兩鄰州去西京距離之差，與兩州之距離略合。惟渭、岷間有東西行及東北向西南行兩線。今觀兩州治所之位置，正當取斜線二百五十四里計算，與去西京之差亦略合。又以渭州去西京一千一百五十三里為基數，累加至岷、洮、疊之里數，共為一千七百六十七里，與原文所記疊州至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之數亦極近合。故知芳、疊至西京，實取道洮、岷、渭州也。元和志所記里數雖與通典小異，然累積計算，亦足證明此一結論。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邊防西蕃地界條云：

「（岷州）東至故渭州三百里，開元中置八驛。」

此明開元中岷、渭間為驛道，宜岷州以西之洮、疊、芳諸州皆取此道入長安矣。按此松州北通洮水流域之西道，實為唐代聯絡劍南、山南、隴右之最西交通線，側鄰吐蕃，極為重要。宋人謂自茂州「平地行二十程可至熙州」者，殆即此道歟？

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風俗形勝目，引王咨防邊五事云：

「近年曾有蕃僧自熙河來至鐵豹嶺下，立旗市馬，創建佛寺。云自此平地行二十程可至熙州。」

按照州在今臨洮縣（舊狄道縣），此所謂平地行二十程者當即此道，地已高原、草坪，無峻嶺深谷，故稱平地行也。

元初遠征雲南，由洮水出塔拉，至滿陀城，即循此道。明代亦曾利用此道由洮州出松潘解茂州之圍。就史證參今地，唐世洮、疊、芳、松道，當即由今洮州舊城西南渡洮水，循車壩溝或卡車溝而南，踰疊山石門，至札朶那及包座河口，唐疊州當在此地區。又東南循白龍江至達拉溝口，唐芳州當在此地區。再轉南循達拉溝而南，踰羊膊嶺，正接岷江上源，經黃勝關、章臘，至松潘，即唐松州也。此道所經為高原地區，多平坦，萬騎從容，少峻山深谷之險矣。

蜀中廣記三一邊防記松潘目引四夷考云，宣德二年，松潘千戶錢宏作亂，「攻圍城堡」，調軍討之，「至威州黃土鋪，失利。……三年，命總兵都督陳懷等帥西軍四萬由洮州入松潘解圍。」是明世洮州有道入松潘也。又云：

「漳臘堡設在河東，去城三十八里。松州之背也。……自漳臘北去，遼廓幽遠，一望無際，蓋萬騎可從容矣。……漳臘下七里為虹橋關，係松城北隘。志

云，松州北二十里有落虹橋，長二十丈，餉道所必經也。虹橋下七里爲譚廓屯，譚廓下七里爲塘舍屯，塘舍下六里爲羊裕屯，羊裕下六里卽松城。又虹橋下八里爲高屯子，高屯下七里爲穀粟屯，穀粟下十里亦卽松城也。……虹橋西北十五里爲絕塞墩，北界黃山尖、殺鹿塘、黃勝草場等處，路通洮、岷。先年陳懷率兵由此道入解松圍。」

是明代洮、松道之南段，尙可詳知。漳臘以北，一望無際，萬騎從容。正卽宋時所稱平地行也。然經行之地未能詳。近人吳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之元代平滇征緬路線，研究元代大軍南征取甘、川邊境遠征雲南之路線甚詳。吳君曾親履其地，就史證，驗今地，確然可信。今撮述其大要如次：

元大德八年程文海世祖平雲南碑述出師路線，歷鹽、夏、蕭關、六盤，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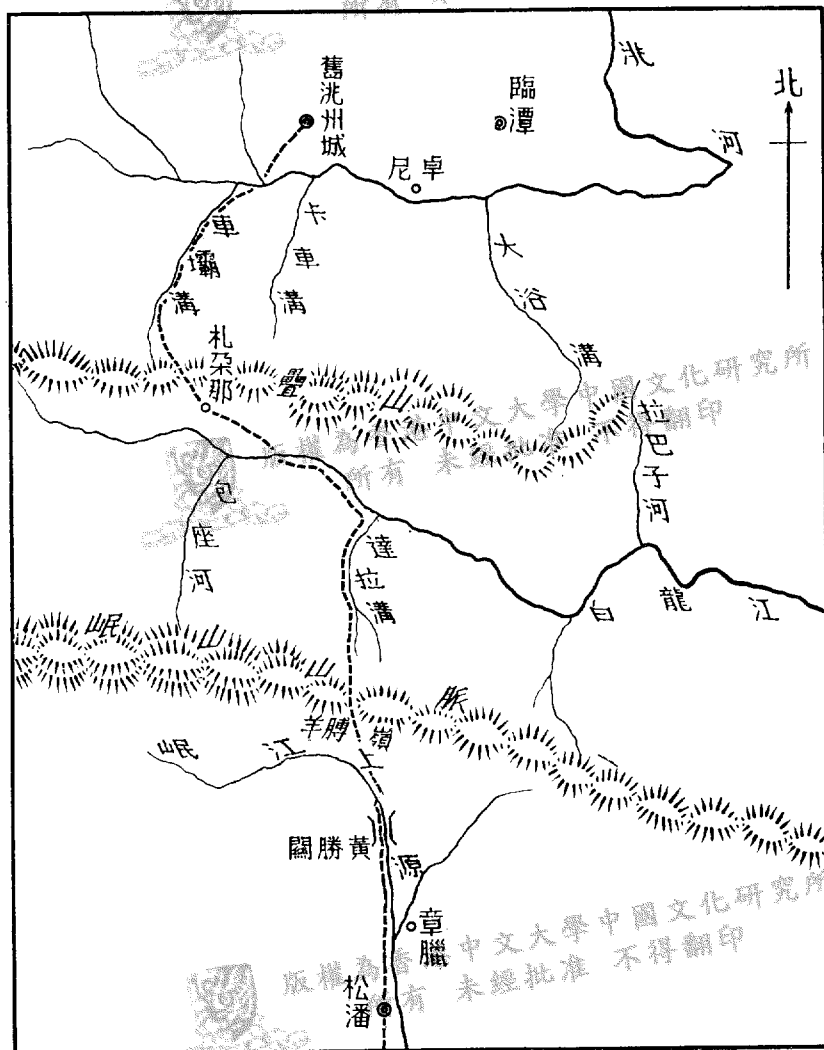
「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

元史世祖本紀：述臨洮以下事較詳云：

「癸丑秋八月，伐大理，師次臨洮。九月，次塔拉（新元史作忒刺），分三道以進。……帝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

「塔拉」義爲曠野，前人多不得其地。按此元軍出擊之基地當在臨洮洮水之南，應卽今達拉溝無疑。達拉溝（其行政中心爲下達拉之高日莊）位於下疊部白龍江南岸，遍山松柏，農產甚豐。「自達拉溝北出疊山，以通洮、岷，南出羊膊嶺以通松、茂，今日猶爲甘、川煙土走私之幹線。」自洮河出疊山至達拉溝之通道有三。其一，自洮州舊城西南渡洮，溯寬敞之車巴溝（國防院圖作車壩溝），又南行疊山北麓，通過無數崎嶇棧道，攀越疊山石門，至札軋那寺（當卽院圖之札朵那），南至白龍江，循江東南至達拉溝口。其二，自洮州舊城西南渡洮，溯卡車溝，攀登疊山石門，與第一路合。其三，自洮州舊城東南出卓尼，折入大峪溝，南踰疊山之另一石門，順泥巴溝（院圖有拉巴子溝，亦可能爲按子溝），至白龍江，溯江西南至達拉溝口。凡此三線，要以第一線爲甘、川間最重要通路之一，特達拉溝縮轂諸線，固無怪其早在元兵南下平滇之時卽已獲得顯著之地位也。

吳文所述大要如此。今據國防院地圖，繪略圖如下頁（疊山係據吳文所加）。



此圖虛線所示之路線，既為今日川、甘間最重要交通路線之一。元代用兵亦由洮州經達拉溝南下。徵之唐代，松州北三百里至芳州，又西北一百四十里至疊州，州當白龍江濱，又東北一百八十里至洮州。並詳前考。以方向里距論之，正應即此圖虛線所示之通路。且今札朶那至包座河口一帶及達拉溝下流大莊甚多，當各為小盆地。疑疊州當即在白龍江包座河合流地區，故州有「合川」之目，而芳州則在達拉溝之下流無疑矣。



附 白江通道

今白龍江，唐世稱白江、桓水，爲隴右、劍南、山南西道三道接境地區之大水，亦爲此區東西交通之孔道，由疊州東南至宕州二百五十里，又東七十餘里至峯貼峽，又東二百里至武州，皆略循白江而行。

疊州在羌水北岸，明見元和志疊州目。羌水即白江。寰宇記一五五疊州常芬縣目引貞元十道圖云：「成、疊、宕、武四州並置在白江之側。白江即古羌之水，其江南流至利州益昌縣〔與〕嘉陵江合。」此白江羌水即今白龍江無疑，除成州因鄰近致誤外，其疊、宕、武三州誠濱今白龍江也。前引元和志云，疊州「東南沿流至宕州二百五十里。」寰宇記同。又通典，宕州東至武州武都郡二百七十里。元和志、寰宇記皆作東南至武州二百五十里，已見前引。考武經總要前集卷十八上，階州西南行二百里至峯貼峽，又七十餘里至宕州。里數與通典合。又知中經之峽名，是亦沿江行也。又前引張舜民畫墁錄：「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步行至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階州即武州，是尤宕州趨武州亦略循白江之明證，但陸行，無舟楫之利耳。

武州東行當經福津至成州同谷縣，即遵松、扶東北通散關之驛道而行矣。

此驛道已詳前考。

貞元間嚴震用兵芳州，當即略循此白江一線。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八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聚，並獻首虜。」亦見通鑑二三四貞元八年紀。胡注：「鄜道元曰，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其地蓋在陰平西北，臨洮西南，古沓中之地。」此次用兵係循白江而上殆可斷言。

(四) 松、茂東通東川兩道

松、茂地區東至東川有南北兩道。南道由茂州東取松嶺關路至綿州。北道由松州東至龍州清川鎮。

舊唐書一六九王涯傳，穆宗時，為東川節度使。「吐蕃南北犄角入寇。……詔兩川兵拒之。……涯上疏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見全文四四八）

茲先考北道，即松州東經龍州向東申展之路線。松州東至龍州治所江油縣三百三十里。通典、元和志及寰宇記松州目皆不言東至龍州里數。然龍州目皆記之。通典一七六，龍州「西至交川郡三百三十里。」寰宇記八四，龍州「西至松州三百三十二里。」略同。元和志三三，龍州「東至松州三百二十里。」「東」必「西」之譌，「二」蓋「三」之譌也。

州縣城在涪水西南一里（距今平武縣城不遠）。

元和志三三龍州，江油縣在郭下，「涪江南流經州城東，又經江油縣城東。」寰宇記八四，龍州江油縣，「涪水在縣北一里，自松州崆峒山下出，下流入州界。」是州縣城在涪水西南。楊圖繪於水北，誤矣。地在今平武縣東南，一說在平武西，詳一統志龍安府卷古蹟目。

近郊涪水上有涪水關，當唐盛時為下關，不置驛也。

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下關七，龍州涪水關其一。按非京師四面關，又不當驛道者為下關。此關既為下關，是此道不置驛也。又新唐志，龍州江油縣有涪水關。檢一統志龍安府卷關隘目引方輿勝覽云：「江油有十二關，曰涪水，距城一里。」蓋即當城近郊之涪水而設者。

明世松潘衛東通龍安道，乃溯衛東岷水一支流東北行，經雪欄關、風洞關，接涪江上源，再循江折而東南經紅巖、三舍、小河營，至龍安。近代人行道，仍循此線。以里距論之，似即唐世之舊道耳。

紀要七三，龍安府「西北至松潘衛三百三十里。」松潘衛目，亦同。此與唐世里距全同。考蜀中廣記三邊防記松潘衛目引四夷考云：「松潘，……東通小河、

龍安。」此爲東路。又引經略志述東路所經云（參考天下郡國利病書六七所引）：

「松潘以東，望山關、雪欄關、風洞關、松林堡、紅崖關、三舍堡、鎮遠堡、小關子堡、松了堡、三路堡、師家堡、四望堡，凡十二處，抵小河千戶所。四崖絕壁，一線之逼（利病書作「通」是也）。……今以三舍關爲始，第其里次：三舍者去衛城九十里而遙，爲小河適中地，有把守指揮一員管轄。上至望山，下至四望，共十三關堡，羊腸鳥徑，峭壁危湍，嶮巖萬狀。……三舍上十里爲伏羌堡，伏羌上十里爲紅崖關，紅崖上十五里（利病書無「五」字）爲松林堡。志云，黑松林關在治東七十里。松林上九里爲風洞關。志云，風洞關在治東五十里。……風洞上五里爲雪欄關。志云治東三十里。……雪欄上十二里爲望山關。關上八里卽松州也。三舍下十里爲鎮遠堡，鎮遠下八里爲小關堡。志云，小關子在治東百二十里。小關下八里爲松壩堡，松壩七里爲三路堡，三路下八里爲歸家堡（利病書「歸」作「師」），歸家下八里爲四望堡，又二里爲小河所矣。」

此明世松潘東至小河千戶所之路也。其地名尙多可檢見於國防研究院地圖。知此道實溯松潘之東岷水一支流東北行，經雪欄、風洞，接涪水上源，再循江東南下經紅崖、三舍，至小河營，以達龍州也。檢申報館新地圖，今日人行道仍循此線。經略志此段敘述中又往往有總里數，而關堡間累積之里數多與總計里數不相符。自松潘至小河累積里數僅一百一十四里，今觀地圖此道甚迂，必不止此數。蓋有誤。按邊防記曹學佺自云：「小河千戶所，國初洪武十一年，與松潘衛同置。在衛東百九十里。」前引經略志亦云：「三舍去衛城九十里而遙，爲小河適中地。」謂在松潘、小河間適中之地也。益證一百九十里之說爲可信。一統志松潘廳卷關隘目，「三舍關在廳東一百七十里。」下歷述各關堡距廳里數。小河則在廳東南二百零七里。與曹學佺說亦略合。觀地圖，此道甚迂，二百里左右宜無問題，必不止百十里也。

防衛記松潘衛條又引經略志云：

「（小河）又東爲堡七：曰蜂崖，葉棠，馬營，水進，鎮夷，鐵龍，乃抵龍安。」

又引四夷考云：

「小河之下，鐵龍之上，惟葉棠爲要隘。……上六里爲峯崖堡，峯崖上十里爲

小河也。下四里爲馬營堡，馬營下七里爲水進堡，水進下八里爲鎮夷堡，鎮夷下十里爲乾坤堡，乾坤下二十里爲鐵龍堡。……鐵龍下十五里卽龍安府云。」此述自小河至龍州之道也，亦循涪江而行。以無總里數，故不見抵觸處。（惟前條少一堡。）則自小河至馬營二十里，馬營至龍安府六十里。檢一統志松潘廳卷關隘目三舍關條云：

「峯崖堡在小河東南十五里，木瓜堡在小河東南三十里，葉堂堡在小河東南四十里，又東四里，接平武縣界馬營堡。」

則小河至馬營，實爲四十四里。四夷考二十里之說蓋誤。若馬營至龍安六十里之說不誤，則自松潘經小河至龍安府三百里有零。然一統志龍安府卷沿革目，平武縣西及西北至小河營界皆爲一百五十里。若「界」字不誤，則小河至龍安一百九十四里。檢視地圖，似無此距離，頗疑「界」爲衍誤。則松潘取小河營路至龍安當爲三百五十里左右，或少則三百里左右也。紀要三百三十里之說宜可信。且廣記引四夷考述此道中之鐵龍堡鐵索橋云：

「鐵龍堡有兩山對峙，峭壁萬級，二水會流，深不可測，上爲鐵索橋。……嘉靖間，龍州宣撫薛兆乾作亂，斬鐵橋，以拒官兵，旬日松州米貴如金矣。」可見此道爲明代松、龍間之唯一交通路線。紀要三百三十里之路亦卽此道，更無疑矣。而唐世松、龍間道路亦三百三十里，吾人亦可信卽此道也。且明、清此道極險峻。前引經略志述此道云：

「四崖絕壁（一統志松潘廳卷關隘目引舊志作「絕壑」），一線之通（舊志作「僅通」）……羊腸鳥徑，峭壁危湍（舊志作「峭磴危巖」），嶮巖（舊志作「艱險」）萬狀。」

「羊腸鳥徑」，「一線僅通」，通常多取其近捷。然檢國防院地圖，此道實極迂遠，惟緣水而行耳。復檢申報館新地圖，松潘、平武（龍安）間有雪寶頂，高達五千公尺以上，今日人行道仍由松潘東北繞三舍驛，再東南循水而下，經小河至平武。與明代同。蓋此一帶地形別無可通之道，只有緣水而行，既遠且險，誠非得已。因此吾人更可想像，唐代松、龍之交通必亦取此線，故里距與明代相同也。龍州至京師多取道利州（今廣元縣）。

元和志三三，龍州「東北取利州路至上都一千六百五十里。」寰宇記八四，同。是例取利州路也。

按龍州東至利州四百里。此蓋官道。

通典一七六，浦江郡「東至益昌郡四百里。」即龍州至利州里程也。元和志三三及寰宇記八四皆同。又按元和志二二、寰宇記一三五，利州東北至長安皆為一千二百五十里，則此四百里無疑，且為官道也。

又有一道，取白墳川、景谷縣至利州二百七十里。蓋捷徑也。

寰宇記八四，龍州「東至利州四百里。」「取利州路至長安一千六百五十里。」又云：「東北取白墳(音霸)川、廢景谷縣路至利州二百七十里。正路亦二百七十里。」(正路一句不可解，疑誤。) 白墳、景谷路當是捷徑。

蓋由龍州東北行九十里至清川縣，當在清水上源處，(當在今青川鄉鎮，非青川縣。)今日猶為此一地區東西南北之交通中心。

本節第一段引舊唐書，東川入吐蕃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按元和志三三龍州，清川縣「西南至州九十里。」本後魏之馬盤郡馬盤縣。寰宇記八四龍州，清川縣在州北一百里。九域志八，清川縣在州北七十里。按今地圖，平武縣東有青川鎮(或鄉)，又東有青川縣(舊喬莊鎮，民國三十年置縣)。唐之清川當在此兩地之一，則作東北為正。又就里距言之，唐之清川，當在今青川鄉鎮，非青川縣也。且寰宇記清川縣條下云：「清水出啼胡山，濶五丈，東流入利州界。」楊圖以為即今黃沙江，是也。青川鄉鎮正在水源處，亦為一證。

紀要七三龍安府末附見青川千戶所條，唐、宋青川縣，明洪武四年改置青川千戶所。在府東北百二十里。「地當白草蕃之後路，東抵白水陽平關，接陝西甯羌州界。西通白馬路，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椒園堡。北通青塘嶺，直達階文。秦蜀間襟要處也。」(一統志龍安府卷古蹟目有清川故城條引舊志，畧同。)足見此地之交通上之重要性。又同書同卷平武縣目馬閣山條云：「兩聖山在府(龍安府)東北七十里，山嶺分峙兩聖，路通青川、廣、昭等處。」殆即唐代舊道也。

自青川向東行約八九十里至白墳，又東南三十里至景谷縣，在白水東。又東南六十六里至利州。此蓋所謂二百七十里之捷徑也。

捷徑經白墳、景谷縣至利州，見前引寰宇記。景谷縣屬利州，元和志二二，在利州東北六十六里。「白水一名羌水，經縣西一里。」寰宇記一三五作六十里。按既在白水東岸則當在利州西北，非東北也。(一統志引元和志即作東南至利州六十六



里。一統志保寧府卷古蹟目白水故城條，漢白水縣，劉宋置白水郡，隋置景谷縣。又引縣志，「景谷廢縣在今縣（昭化）西北一百里。漢白水縣又在其北。」按水經注二〇漾水注，「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即白水郡治也。」亦與元和志景谷縣在白水沿岸相合。據此而言，景谷在今廣元西北六十六里，昭化西北一百里，白龍江之東岸，其地已明矣。

白壩鎮，新志云在景谷縣西北。檢紀要六八昭化縣目，景谷廢縣在縣西百里。白壩城在「縣西北百三十里」。是即在景谷廢縣西北三十里也。此鎮又當扶、文東南入劍南道上，另詳陰平道考。

綜上所考，龍、利間捷徑二百七十里，西段由龍州東至清川九十里。東段由利州西北至景谷六十六里，又西北至白壩三十里，則清川至白壩蓋約八九十里矣。又由清川循清水（今黃沙江）而南，又折而東至益昌縣（今昭化縣），轉而東北至利州，此道循水迂迴，蓋所謂四百里之官道也。

此路徑無具體證據，惟據形勢度之。蓋龍利間既有官道及捷徑兩途，捷徑由清川直東至利州已可考如上，官道多一百三十里，必迂遠。清川在唐世既為利州西入龍州之孔道，在明、清亦為此一地區之交通中心，則兩道分途宜即在此。川北交通多循水道，清川當清水上流，故可想像此道必循清水曲折而行也。檢申報館新地圖，清川有一道向東至白水街，蓋即略同唐世經白壩、景谷之道；另一道東南循黃沙河至昭化，殆即此道也。

龍州山區自昔多棧道，此道亦然。

李洞送龍州田使君詩云，「渡關雲作雪，挂棧水成澌。」（全詩十一函二冊。）此雖未必專指龍州道中而言，然龍州當包括在內。檢蜀中廣記一〇，龍安府江油縣，引方輿勝覽，「左擔道上，涪水崖壁有閣道六，曰青崖，曰臺頤，曰石面，曰七里，曰東閣，曰石城。」又引司馬光和趙衆龍州吏隱堂詩云，「四望透迤萬壘山，微通雲棧訪雲鬢。」雖未必即是此道，然亦可推知此道之狀況。又引陰平修路記，閣名極多，蓋元、明間所作。紀要七三，龍安府附近亦多棧閣之名，蓋此州自昔多棧閣。

北道既明，茲續考南道。自茂州東取松嶺關路至綿州三百七十里，或近四百里。

前引舊一六九王涯傳，上疏述東川入蕃兩道，其「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徑抵棲雞城。」按棲雞城在茂州西北，詳第六節茂州平戎城道。（已編入茂州西通吐

蕃兩道考)。則茂綿間有經常通行之道也。檢元和志三二，茂州「東至緜州取松嶺關路二百七十里。」同書三三，緜州「西至茂州取松嶺關路三百七十里。」里數有一百之差。檢寰宇記八三，綿州「西至茂州取松嶺關路三百七十里。」同書七八，茂州「東至綿州四百里」。 通典一七六綿州目亦作四百里。則三百七十里爲正，亦可能爲四百里，中經松嶺關也。

此道雖不置驛，但甚重要。

唐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非四面關又非當驛道之關爲下關。下關七，綿州松嶺關其一。是此路不置驛。然開元盛時天下上中下三等關共才二十有六。此道中尚有一關，亦已見其重要性。

今考其行程：自茂州東北行十八里至隴東。又東七十二里威蕃柵，又東三十里至石泉縣（今縣），在石密水北岸。蓋自隴東以東皆略沿石密水而行，即今石泉河也。

輿地紀勝一四九茂州景物目引皇朝郡縣志云：「熙寧九年，……靜州將楊文緒導蕃董阿丹作亂，茂州南有鷄宗關路通永康；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據，聲援俱絕。」是通綿州路由隴東也。又輿地紀勝一五二石泉軍：「（唐）太宗……置石泉，屬茂州。其後吐蕃內侵，茂州以西無寧歲。皇朝神宗時，靜州夷寇邊，攻茂州，塞隴東，以孤石泉，朝廷遣兵平之。始割石泉隸綿州，塞隴東路不與茂通。後夷人數侵軼，……犯茂州，次石泉，成都守孫羲叟經畫事宜，以石泉爲邑介綿、茂之間，道里闊遠，緩急不相應，非扼其衝要不足捍外患，於是詔改石泉爲軍。」是石泉當綿、茂之間，而隴東又爲入石泉之首途也。

按此隴東，唐史已見。新唐志，翼州有五鎮兵，其一爲隴東。翼州即在茂州之北一百二十里。又如舊一九六吐蕃傳下，貞元十七年，吐蕃北寇靈、朔。韋臯受詔數道出兵西山，以紓北邊。其一路云：

「隴東路兵馬使元膺並諸將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嵩等路。」舊一四〇韋臯傳與此同，惟「隴東」下無「路」字。而新一五八韋臯傳述此路兵云：

「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嵩。」

是實兩路。按濕山當即茂濕山，在茂州北十里；或爲濕坂，在汶川縣南一百三十里。皆在茂州境。則新傳是也。以隴東路兵馬使而出兵雅、黎，恐非事實。檢一統志茂州卷山川目：「隴東山在州東北十八里。按宋史，州北有隴東，道通緜，

卽此。」則其地今尙可曉。

威蕃柵當綿州入茂州道，見前引舊王涯傳。輿地紀勝一五二石泉軍官吏目引廣漢志云，夷人犯邊，張上行對蜀守孫義叟曰，「今石泉三十里威蕃亭地名柵底，卽唐之威蕃柵。宜先築堡寨以御其來，次升石泉爲軍，以重其權。」乃如其策。紀要七三龍安府石泉縣，「威蕃城，縣西三十里，唐之威蕃柵也。」檢元和志，茂州石泉縣，西至州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七八，茂州至石泉之方位里數全同。則隴東東至威蕃柵應爲七十二里也。

又按元和志，茂州治汶山縣，「石密溪在縣東十九里。」又石泉縣，「石密水經縣南一里。」檢一統志茂州卷山川目，「神溪河在州東，又東入龍安府石泉縣界。卽古石密溪也。……舊志，今名馬蹄溪。……按輿圖作神溪，下流卽石泉河。」則茂州東之石密水，卽今石泉河（奪圖又作石板河）。詳觀地圖，水源實在茂州東北，則卽在隴東地區。蓋此道隴東以東，卽略沿石泉河而行。紀要六七，茂州東至石泉，中經土門、壩底城，是亦沿石泉河而行。觀申報館新地圖，此道仍存。蓋卽唐、宋舊道耳。

又東五十里至松嶺關，爲茂、綿二州接境處。

通典一七六，茂州通化郡「東北至巴西龍安、石泉兩縣界松嶺關百七十里。」此關當茂、綿二州交通線上，已詳前引元和志、寰宇記，是在石泉東五十里也。

又東南約百里有餘至龍安縣（今安縣東北九十里）。又東南約八九十里左右至綿州治所巴西縣（今綿陽縣），蓋亦略沿今石泉河而行也。

元和志三二，綿州龍安縣「東北至州七十八里」。而寰宇記八三云，縣在州西北九十四里。九域志七，全同。據一統志綿州卷古蹟目引安縣志，龍安故城在安縣東北九十里。楊圖繪於石泉水上，略得之。則縣當在州西北無疑。元和志東北當作「東南」。里數未知孰是。今姑作八九十里。

又通典一七六綿州龍安縣，「松嶺關在縣西北百七十里。」寰宇記八三，全同。據此里數，則石泉至龍安二百二十里，茂、綿間當在四百里以上，石泉至綿州至少亦三百里也。觀地圖，石泉龍安無遠距二百二十里之可能。今檢九域志七綿州，龍安縣在州西北九十四里，石泉縣在州西二百四十四里。則石泉龍安間當爲一百五十里。松嶺關當在龍安縣西北一百里。非一百七十里也。且寰宇記八三，龍安縣又有「附子山，自松嶺關山東連接，去縣四十里。」此山既與松嶺關山東

連接，而去縣僅四十里。益證關去縣不至遠在一百七十里以外。通典一百七十里數，蓋因茂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數而譌歟？今姑書作百里有餘，而龍安、綿州間則不及百里也。

石泉以西並是閣道，見於地志，東段當亦有棧閣也。

寰宇記七八茂州，「石泉縣，（州）東一百二十里，並是閣道。」按松嶺關尚在石泉之東，當有閣道。川北山川險阻，閣道為普遍之建築方式，料此道東段應有之。

（五）松州西北出甘松嶺通吐渾青海道

松州西北至青海吐谷渾故地，尚有通路，魏晉南北朝南北分裂時期，此道交通尤為顯著。南朝西北通河南吐谷渾，因而北通漠北，西通西域，多取途於此。

太平廣記二七二蜀甘后條引王子年拾遺記云：

「蜀先主，……河南獻玉人，高三尺。」

按河南即黃河以南，後吐谷渾居其地，故稱河南王。此條雖未必可信，然有此傳說，殆非偶然。稍後正史則頻及河南至益州之交通矣。如宋書九六吐谷渾傳：

「阿豺，……譙縱亂蜀，阿豺……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獻方物。」

自是屢有表策使命往還。弟慕瑱立。元嘉十六年，封河南王。後其國為拓跋燾所攻，欲南徙益州。傳又述其事云：

「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嶲〔間〕，並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

魏書一〇一吐谷渾傳述其向南北雙方臣貢，有云：

「慕瑱……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

「終世宗世，至於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

南齊書一五州郡志下云：

「益州鎮成都，……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

同書五九芮芮傳，述其與南齊交聘頗詳，末云：

「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

又同卷河南傳云：

「河南……在益州西北，互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齊）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衛）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遣王世武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

梁書五四河南王傳云：

「天監十三年遣使……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

此諸條具見河南王吐谷渾與南朝之益州交通頗盛。芮芮爲魏之北鄰，今內外蒙古地。吐谷渾居今青海省東境，中心地帶在黃河以南，故劉宋封之爲河南王。（梁書河南王傳即云：「在河之南，故以爲號。」）龍涸，水經注三三江水注引益州記云：「大江源泉……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十或作千，校釋家多改作十，是也。）又八十里至蠶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又西百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此龍涸一名最早見者，在松州地區無疑。齊書稱去成都千餘里，蓋在唐松州之西北。足見南北朝時代，河南青海地區東南經龍涸入益州爲一交通孔道，漠南北之芮芮亦繞道河南與南朝交通也。乃至西域諸國亦常取道河南與南朝交通。故近人考證，認爲河南吐谷渾在當時東亞國際交通上居極重要之地位（註四）。而吐谷渾通南朝，取道龍涸至益州，益證唐之松州在南北朝時代已爲西北通達河南青海之要道。上推王子年所述蜀先主時代之故事蓋有由矣。

隋代用兵吐渾，卽有一軍由松州出青海。

隋書六五周法尙傳：「黔安夷向思多反……法尙擊思多於青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尙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

註四：此段參看松田壽男吐谷渾遣使者，刊史學雜誌四八編十一、十二號。及和田博德吐谷渾與南北兩朝之關係，刊史學二五卷二號。續高僧傳三〇釋明達傳：「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亦其一證。

唐初，吐蕃亦由吐谷渾經党項、白蘭諸羌地，進寇松州。國文化研究所
 舊一六九上吐蕃傳：「弄讚……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遁於青海之上。……於是進兵攻破党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遂進攻松州。」

蓋松州西北地區，高原平坦，而岷江上源距黃河已極近。宜乎古人早已利用岷江河谷爲連絡青海盆地與成都盆地之交通孔道。如宋之上中下三潘州蓋連貫爲一線，南通松州，蓋卽古道也。

紀要七三松潘衛目廢潘州條云：

「志云：故潘州在衛北七百五十里。漢武逐諸羌渡河湟居塞外，築此城置護羌校尉禦之。唐廣德初，松州以北皆陷於吐蕃。宋崇寧三年，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番納土，得邦、潘、疊三州。潘州蓋屬吐蕃首領潘羅支，故名。又分潘州爲上中下三州。元屬吐蕃宣慰司。明初本設松州、潘州二衛，後併爲松潘衛。今阿失寨蓋上潘州也，班班寨卽下潘州地也，中潘州界其間。其地愈北，山愈平。舊漳臘之設在下潘州。邊略：中潘州去衛二百五十里而遠。」

按蜀中廣記三一邊防記松潘衛目引志與此略同，而稍異。則此說甚古。又按此云：「舊漳臘之設在下潘州。」檢蜀中廣記同目又引侍郎羅綺漳臘新記云：

「距松衛治之北百里曰漳臘，卽古潘州也。城之故址尙在。……其土地膏腴，山川秀麗，蓋自唐盛時所開拓……。」

此記爲景泰六年作。綺親經營漳臘事，所述宜得實。廣記引此文後，作按語曰：「今之漳臘去松州一舍而遙，非百里外之漳臘矣。」又引四夷考云：「漳臘堡設在河東，去城三十八里。」是下潘州故城在今松潘北百里，今漳臘北六十餘里也。一統志松潘廳卷關隘目云，漳臘營「在廳北四十里。明初，置於下潘州，後徙而南。」是矣。一統志同條又云：潘州營「在廳北四百八十餘里，卽潘州故址（上潘州？）」。東南通甘肅洮、河二州，……西北通歸德、西寧，……爲松潘之屏障。……其南一百八十餘里地名達建寺，距黃勝關一百二十里，爲潘州、黃勝關適中之地，亦設官兵戍守。」「黃勝關在廳西北漳臘營西北四十里。」是由松潘廳西北經漳臘、黃勝關、達建寺、潘州故址至歸德、西寧爲一通道。按今松潘西北遠處，四川省西北極邊，有興中縣，稱爲古潘州，殆卽一統志之潘州故址，亦卽宋上潘州地區歟？所謂地愈北山愈平者，殆指由松州經下潘、中潘至上潘州而言。

今檢申報館新地圖，參以國防院地圖，有一道由松潘略循岷江河谷向西北，經黃勝關、上下撒路，度入墨溪河谷，經興中，至青海境，入黃河河谷。此正即略循岷江河谷而上接黃河支流也。王益崖中國地理上冊（頁九九）云：岷江上源與黃河支流間僅隔二十五公里。分水嶺處，地勢平衍。此與志文正合。地平夷，且有河流可循，而介在兩大盆地之間，正為理想之交通途徑矣。

上推唐世，此線交通雖極明顯，然松州以西早非唐域，安史亂後，松州陷屬吐蕃，致此道行程無可詳考。所可知者，潘州，唐時已置，與松州聯稱。則宋代松州與三潘交通線，蓋即本之於唐世古道歟？

前引紀要引志云，宋置上中下三潘州。下潘州在今松潘北百里。所謂「故潘州」者即上潘州也，在松潘北七百五十里（四百八十里？），中潘州則略界其間。志云：三潘州，宋崇寧或稍後置。今考唐代志書無潘州之名。然陳子昂上蜀川軍事狀（全文二一一）云：

「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蓋自周隋世屯兵數之），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

此狀上於武后時，屢言「松、潘等州」。又上益國事狀（同上）亦云「松、潘諸軍」、「松、潘軍糧」，則唐代前期本置潘州。蓋安史亂前，地已陷屬吐蕃，故六典、通典皆已無此州名。逮宋崇寧中開拓舊地，遂復古潘州之名耳。然則前條述今松潘經興中達黃河流域之交通線，即宋世由松州歷下潘、中潘至上潘州之交通線，殆亦即唐世由松州經潘州通吐渾故地河南青海之交通線歟？

有甘松嶺者，在松州西北三百里，為大江源頭所經。唐代前期，尤為軍事商旅交通之重地，故曾置通軌軍以鎮之，當即在此道上。通軌以西即入党項，北通吐渾、青海上矣。

開元十八年，唐、蕃媾和。新二一六吐蕃傳上述其事云：

「吐蕃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

是甘松嶺為交通軍事之重地可知。通典一七六，松州交川郡治嘉誠縣，「有甘松嶺，江水所發之源。」寰宇記八一松州嘉誠縣目云：「後魏時，白水羌儂舒治自稱鄧至王，據此地。其子舒彭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隋改甘松為嘉誠縣。……武德元年於縣置松州，取州界甘松嶺為名。甘松嶺，按山海經云，甘松

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皆以江源爲說。而元和志三二，松州嘉誠縣，「甘松嶺在縣西南十五里。」近邇如此，殊可疑。按隋書地理志上：嘉誠縣屬同昌郡。而汶川郡通軌縣「有甘松山」。則此山決不可能在松州治所嘉誠縣之近郭。檢蜀中廣記三一邊防記松潘衛目引志云：「甘松嶺在衛西北三百里。」紀要七三松潘衛甘松嶺條：「衛西北三百里，亦曰甘松山，一名松疊嶺，土人謂之松子嶺。……今大江經其下。杜佑曰，甘松嶺乃江水發源處，似誤。」是當即通典、寰宇記所述甘松嶺之所指，江源經其下，雖非最遠源頭，但不相遠。至於松州西南十五里，決不得謂之江源矣。（甘、川間甘松之名甚多，參看紀要六〇洮州衛甘松城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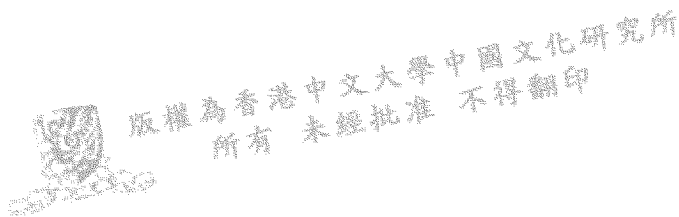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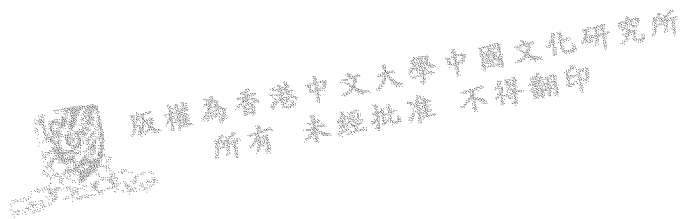
復考陳子昂上蜀川軍事狀（見前）云：「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又云：「通軌軍人保安邊鎮。」又上蜀川安危事（全文二一一）云：「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然松茂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己潤屋。」此二狀皆在武后時代，是同時有同昌、通軌兩軍。同昌軍屯松茂，似在東；通軌軍屯松潘，似在西。檢通典一七六，當州江源郡「理通軌縣」。「西北到故通軌縣鎮二百里。以西卽是生羌。」元和志三二，當州江源郡，「貞觀二十一年，割松州通軌縣置。」治通軌縣，「東至松州二百一十里。」「故通軌縣鎮」當卽武后以前通軌軍之所在，亦卽前引隋志通軌縣之所在。通典、元和志之通軌縣在松州西二百一十里，故通軌縣鎮又在此西北二百里，則當在松州西北二百里以上或三四百里。甘松山在隋通軌縣，又當江源，其卽廣記引舊志所述松潘西北三百里之甘松嶺更無疑矣。又陳子昂上蜀川軍事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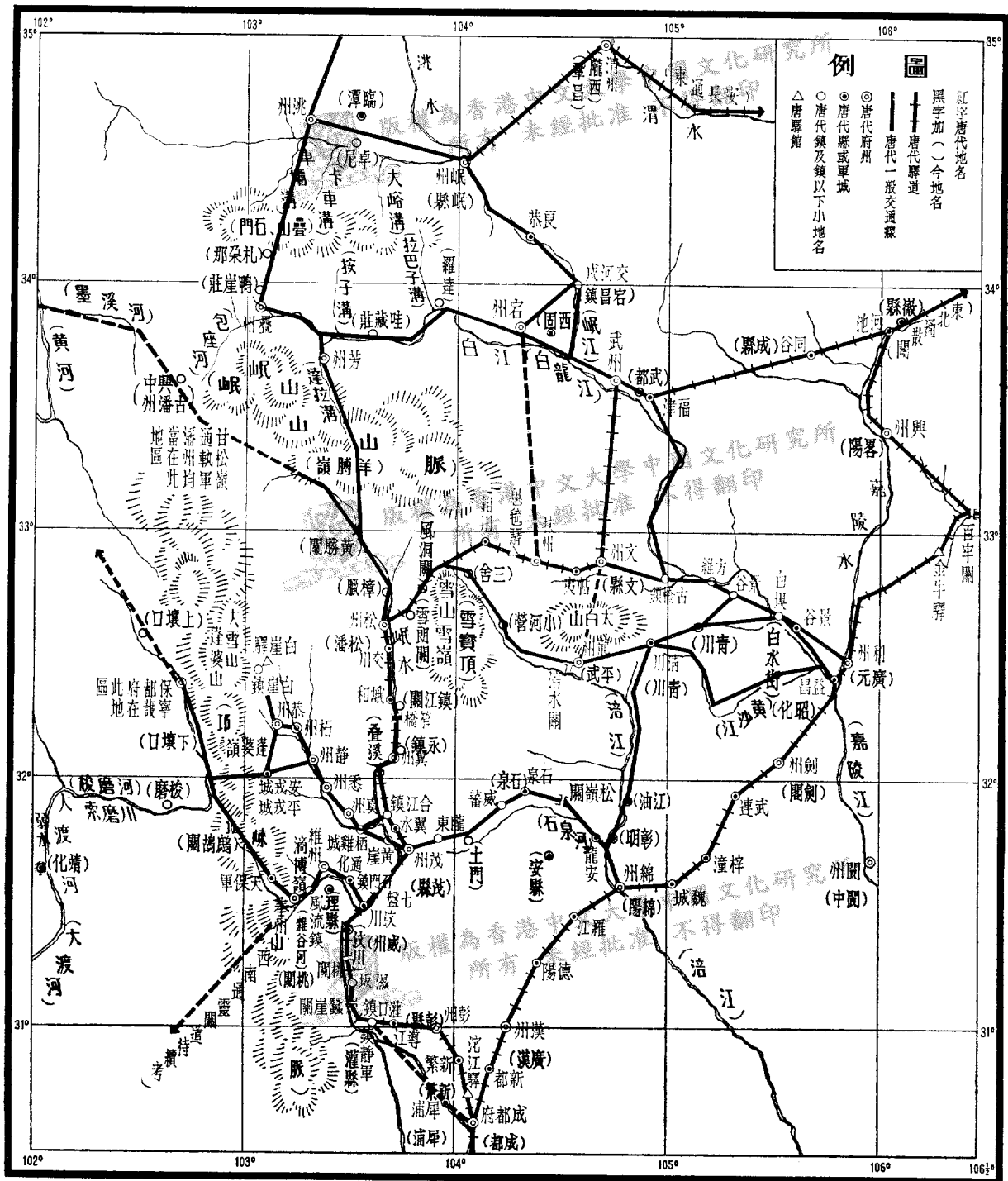
「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

據此，通軌軍屯松潘，爲重鎮，消耗亦極大。此下子昂提出改革計劃，俾「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境。」亦顯示通軌軍之重要性。通軌地既近甘松山，開元中宰相裴光庭稱「甘松，中國阻。」正與此形勢切合。

通軌軍既在松州西北二百里以上或三百里，唐世劍南西北之軍鎮今尚可考者無遠於此。故通典云，通軌故縣鎮以西卽是生羌。考舊志四有軌州都督府，「貞觀

二年，處党項置。」又舊一九八党項傳：「其界，東至松州，……北連吐谷渾，處山谷間，互三千里。……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璠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以其地爲軌州，拜步賴爲刺史，仍請率所部討吐谷渾。」是党項界在松州與吐谷渾間，當今青海省東南與四川西北角接境處，在唐初有軌州之名。然則軍縣名通軌者，蓋謂西通軌州，卽西通党項歟？党項西北卽吐渾矣。故此道當由松州西北蓋經潘州，約三百里至甘松嶺通軌軍故城，又西入党項至吐渾青海上。故前引舊吐蕃傳，弄讚擊走吐渾，進破党項白蘭諸羌，遂進攻松州也。





唐代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

研地史陞西款景吳”及“圖地新館報申”取參并，圖底為“集圖地國中院究研防國”用採圖本(1)：註附考道兩蕃吐通西州茂代唐”詳，道兩西以州茂圖本(2)。訂補干若作“圖線路理大兵進代元”頁三第“究四第刊集所語史”“考程驛道都成牛金唐”看參請，者證考文本見不有道諸側東又。(卷一第報學本)“(期二第卷九第報學亞新)”“辨道平陰”及(期二第卷八第報學亞新)“考道驛川秦通中漢記所典通”、(本十勘誤 第40頁之圖例及說明均應由左至右。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不得翻印
所有 未經批准

A Study of Roa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in Shan and Hsüeh Ling Re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A Summary)

YEN KENG-WANG

The regions of Min Shan and Hsüeh Ling were not real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until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t that time, because Tibet was powerful, these regions (which border on Tibet) became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military-zones. The T'ang government devoted much effort to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catio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quartering of soldiers and transportation of supplies. Bu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se areas were overrun by invading Tibetans; so th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has been sparse or misle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s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T'ang remained unknown for the next one thousand years. Now, after research in the basic historical texts and much careful checking,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 very elaborate communications network did exist throughout the T'ang Dynasty.

A postal road (*I-tao*) was built, starting at Chengtu Fu, running northwards through P'eng Chou (P'eng Hsien), Kuan K'ou Chên (Kuan Hsien), and then along the Min River and northwards, by Mou Chou (Mou Hsien), to Sung Chou (Sung P'an). It then went up the Min Shan range, through Fu Chou, Wen Chou (Wen Hsien), and Ta San Kuan, to Ch'ang An. This was one of the trunk lines in the southwest communications system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Sung Chou and Mou Chou as junction centres, roads were also built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postal road (*I-tao*). Starting from Sung Chou, a road ran eastwards going round the north of Hsüeh Pao Ting and turned southeastwards running along the Fou River through Lung Chou (Ping Wu Hsien) to Li Chou (Kuang Yan). A road led northwards from Sung Chou, first passed through the Min Shan range to Fang Chou and Tieh Chou on the upper Pai Lung River, then up the Tieh Shan range to Tao Chou (seventy Chinese miles west of Lintan Hsien) in the Tao River Basin, and then it turned eastwards to Min Chou (Min Hsien). Another road went from Fu Chou northwards, through T'ang Chou, to Min Chou. A postal road was built from Min Chou eastwards through Wei Chou (Lung Hsi Hsien), Ch'in Chou (west of Tien Shui Hsien) to Ch'ang An. Another road led

northwestwards from Sung Chou, along the upper Min River, through Kan Sung Ling to the upper Yellow River valley, and finally the Tibetan border.

Starting from Mou Chou, a road ran eastwards along Shih Ch'uan River through Shih Ch'uan Hsien, Sung Ling Kuan to Mien Chou (Mien Yang). There were also two roads that ran from Mou Chou to Tibet (see my article, "A Study on the Two Westward Road Communications from Mou Chou to Tibet in T'ang Dynasty" in the same Journal, Vol. I).